

青岛与朝鲜半岛的海上往来

□鲁勇

古代青岛区域的港口与航线

青岛自古多良港,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门户。早在秦代,秦始皇派徐福率庞大的船队由青岛的琅琊港出海,带有千名童男女、百工,船队经中国的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在这里停留,补充淡水、食品,又出航到达日本群岛。自此开通了

青岛到朝鲜半岛的海上航线。

到了唐代,日本、朝鲜半岛都派学问僧来中国学佛及学习中国文化。当时胶州湾内的板桥镇(今胶州)是对日、韩的主要港口。到宋代,青岛是对朝鲜半岛的主要通商口岸,当时朝鲜半岛



胶南琅琊台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处雕像群。

是高丽王国,宋官员也由板桥镇出海出使高丽。由于高丽官方及民间来青岛的人多,在板桥镇建了“高丽

馆”,是接待高丽人的宾馆。到了清代胶州湾主要的港口是塔埠头,仍是与朝鲜半岛的海运港口。

近代青岛与朝鲜半岛的往来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了朝鲜半岛,并未终止青岛与朝鲜的海上往来。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与朝鲜有了定期的航轮,这时胶州湾的主要港口已移在胶州湾内的大港码头。当时开辟有青岛——仁川航线,朝鲜邮船会社经营定期的客货航班,由“江海丸”行驶。当时青岛去朝鲜并不需要签证,十分方便。有的山东人闯关东,也有的去朝鲜,朝鲜总督府在青岛设办事处(大学路),青岛有朝鲜银行,大批的朝鲜人来

青岛经商,住于聊城路、临清路、德平路一带。

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青岛与朝鲜半岛的海运没有停止,并有所增加,开辟有青岛——朝鲜海上航线。

经营青岛朝鲜海上航线的有中国航轮公司,主要则是日商朝鲜邮船会社,会社的地址在馆陶路上。

从事朝鲜航线的客货轮主要有安庆丸、会宁丸、安庆轮航行仁川、木浦、群山、釜山各港口,客运方面

青岛到仁川港一等舱客票36元,二等舱24元,三等舱12元。会宁丸航行于仁川、镇南浦以及中国的大连,青岛至大连的一等舱客票24元,二等舱24元,三等舱8元。当时青岛的报纸刊登青岛至朝鲜的航期、登船时间。青岛的船票不仅在大港码头销售,市内的旅行社、大客栈(旅馆)也代售船票。到达青岛的客轮先在前海锚泊,由港务检疫官检疫后再入港停泊。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处于中日战争时期,因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也少有去朝鲜的了,青岛至朝鲜仍有货运航线。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青岛的日本人被遣返回国,在日本军队中的朝鲜人及亲属亦被遣返。二战后,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区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青岛与韩国有不定期货运航行,与朝鲜则没有海运。青岛有韩国国民会。

青岛是中韩往来的主要口岸



青岛与韩国往来的邮轮很多。

1949年6月青岛解放,停止了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全面停止了青岛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战争爆发后一些山东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回到青岛,有的被安排在青岛,为他们建了华光村,从事农业劳动。

改革开放以后,青岛恢复了与韩国的海上交通,与仁川等港通行客货运输,并开通了空中航线,韩国在青岛开设领事馆,目前韩国在青岛的侨民已过十万人。

从秦到唐宋,到民国,以迄现在,青岛是中国通往韩国的主要口岸。

屈原端午祭

□李壮



屈原图。张勇 绘

你用纵身的一跳
在二十四史死气沉沉的帝王宗谱间
犁开了一道长长的波纹。
那兰和蕙草
连同被天打包退回的一百七十多问
带着不可理喻的决心与不甘
成为化石。

汨罗江上
龙舟的船桨打碎着一个赤诚的梦;
岸上的人
只能用蒸软的糯米
去缅怀你叩问天道的坚硬额头。
世人往往太习惯沉默。
那在星月间行吟的理想者
你雷霆般炸裂的独白声
却比河床上那副两千岁的枯骨
还要寂寞。

也许今天
你一腔永远沸腾不完的热血
仍会迎着阳光的纹理
铺满整个天空。
而我的祭奠
也只能是用艾草长长的叶子
粽子般包起《离骚》古老的韵脚;
那三百七十三行仄仄
句句擦得出血来。

海上生明月

□吴绍桂

海上生明月这一美好的自然秀色只有生活在海滨的人们才有这种福气,青岛是著名的海滨城市,应该有这种福气,感觉到、体会到海上生明月。但是不然,在青岛市区,看到月亮从树上升起,从楼房间升起,从起伏的山岗上升起,但仍然看不到从海上升起。

朋友说:这因为青岛市区在崂山之西,要到崂山才能体会到海上生明月。于是我同老公去了崂山,住在了北九水的一家招待所,但更无趣了,看到月亮升起时已近午夜。朋友说:你傻呀!北九水在山的峡谷。于是再次去崂山,这次住在了崂山东部的仰口湾畔一家宾馆里。

从房内便可以看到碧海、蓝天,与大海零距离的亲近、接触。住下之后与宾馆里的一只叫“笨笨”的狗狗成了朋友,它与我们在海滨一起放风筝,我觉得它好像是很久就相识的老朋友。

早早吃了农家宴,饮着崂山水冲泡的崂山茶,夜色悄无声息地来临了,“笨笨”蹭蹭我的腿,它要干什么?我抬起头来,啊!在蒙蒙初夜时半轮明月从海上跃了出来!是“半轮”,她羞答答地掩着半个脸羞涩地在海面跃了几次,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升了起来。刹那间混沌的夜色中又分出了墨色的天,蓝蓝的海,月华倾泻,海活了起来,任凭月华的倾泻,和我



们同住在宾馆而又同在大晾台的哥们姐们一片喧哗:哇,月亮好大好圆,看,我好激动,我真的看到了海上冉冉升起的明月,海水就像是月亮姐姐抖动的绸衫。

我大呼“月亮姐姐”,老公说这可不是月亮“姐姐”,她是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当年秦始皇来崂山正是这轮明月,一轮明月从古至今只是换了人间。

山里人家的宾馆也有钢琴,小妹妹在月光下弹奏起《月光曲》,透过敞开着门窗,我们听到琴声如大海的呼吸,如月亮在吟诗,而润溪的流水如同小提琴的弦音,这美妙的和弦听得我们迟迟不肯进房间,夜色真美好。海上生明月,胜过二十四桥明月夜!我们迟迟不能入睡。明月何时?就在今夜。